

山水间的岁月长歌

□关新

在北方广袤的大地之上，一座城若能被两条河流深情相拥，无疑是天赐厚礼，平山，便是这幸运之所。

冶河，如温婉坚韧的使者，自南逶迤而来，穿城而过，若一条灵动丝带系在腰上。河上，四座桥梁横跨东西，连接时光与梦想。白日，车水马龙，桥梁见证小城烟火；夜晚，华灯初上，灯光勾勒桥的轮廓，与岸边霓虹交相辉映，如梦似幻。河中四季是鸟儿的乐园，野鸭成群觅食，鸳鸯两两相依，偶尔白鹭翩然落下，为画面添一抹灵动。

冶河之畔的公园，是休闲健身的好去处，更是四季更迭的诗画长廊。春日，柳丝轻舞，新绿与野花共奏春之曲；夏日，绿树成荫，人们在河边享受清凉；秋日，银杏金黄、枫叶似火，落叶随水流漂向远方；冬日，雪花纷飞，公园银装素裹。清晨，跑步者络绎不绝，骑车者若燕飞过，打太极的面朝

冶河，迎来晨曦；夜晚，华灯璀璨，人们或漫步赏景，或劲歌漫舞，街舞更是赏心悦目。

林山脚下，滹沱河与冶河如失散老友相聚，携手东去。黄壁庄水库似大地明珠，湖面波光粼粼，帆船点点，微风拂过，涟漪如大自然书写的诗篇。

平山不仅有水，更有山。北面东西林山如大地守护者，见证岁月变迁；城南光禄山拔地而起，“秀出奇哉光禄对林峰”，道尽其灵秀奇崛。

光禄公园中，清晨阳光唤醒山林，人们沿山路攀登，与自然对话。登上山顶俯瞰，对家园的热爱更加炽热。这里还有对先烈的缅怀，他们的精神如火炬照亮后人前行之路。

林山脚下，古中山国王陵墓群静立，众多国宝级文物见证春秋战国第八雄的兴衰，抚摸砖石，能感受岁月温度，听见历史回响。

二十年前，我从乡下迁至县城，彼时城中多为低矮楼

房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县城日新月异，高楼林立，冶河大桥加宽且新增三座。去年钢城路南延开工，又一座新桥将沟通南北并通向西柏坡高速。

我先住平房小区，后买临河楼房。工作疲惫时开窗，河风拂面，南山逶迤，冶河如带，高楼林立，疲惫顿消；晨雾弥漫时，俯瞰似海市蜃楼。

平山宜居宜业，吸引了众多企业落户，在外游子纷纷回乡创业。走在小城街头，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，平山正以开放姿态吸引众多外乡人前来就业创业。

平山，这座被山水滋养的小城，兼具河流的灵动包容与山川的雄浑厚重。每寸土地都承载故事，每道风景都蕴含深情。在这里，时光仿佛放慢脚步，让人聆听自然、感受历史、品味生活，一首悠扬的岁月长歌，在时光长河中缓缓流淌。

(作者:石家庄市平山县居民)

清汤有味在伏天

□王纯

伏天我们尤爱凉食，凉面、凉粉、凉皮、凉拌菜，餐桌的底色变成了“凉”。雪糕是每天必吃的，西瓜、桃子从冰箱拿出来就大快朵颐。伏天吃凉食确实凉爽，解暑降温，凉食下肚好像整个世界都清凉了。可是，凡事太过则有害。凉食吃太多，肠胃会受损伤。我的母亲深谙其中道理，所以她经常在伏天为我们做清汤。

我们小时候，物质贫乏，少吃少喝。不过伏天是最有福气的，田里的瓜果蔬菜大批大批成熟，不会担心饿肚子了。母亲最善于就地取材，顺手从墙根摘根丝瓜，立马来个丝瓜汤。我小时候，伏天喝过太多清汤：丝瓜汤、黄瓜汤、苦瓜汤、菜瓜汤。做好的清汤放到温热，然后一口气喝上一大碗，顿时觉得被凉食伤害的肠胃浸满了温润之气，身心都在被慢慢修复，特别熨帖。

现在想来，小时候的清汤味道实在说不上好。那时调料、配料有限，做出的汤味道怎会好？如今物质极大丰富，炮制一道美味的清汤给家人，来慰藉伏天的苦涩，未尝不是最佳选择。那天我做了一道西红柿虾仁鸡蛋汤，做法非常简单。这道菜的关键是食材要少，汤要多，才能做出清汤的效果。将虾仁洗净，西红柿切好备用；然后炆锅炒一下西红柿，翻炒之后，加入清水，煮开后倒入虾仁；煮上几分钟后，倒入蛋液；最后放入盐、香油等调料，即可盛入碗中。这样一碗清汤，看着清爽，喝着可口。

爱人喜欢趁热喝，如今室内有空调，趁热喝也无妨。汤还有些烫嘴，他一点点吸溜着汤，吸一口还要咂咂嘴巴，很享受的样子。我则喜欢把清汤放到温度合

适，然后端起碗来一饮而尽。爱人说，我这种有“冲击力”的喝汤方法，根本喝不出汤的味道，辜负了这么好喝的汤。我说清汤这种东西关键在于后劲，它有滋养修复的功效。不过，我渐渐受到爱人的影响，学会了慢慢品味一道清汤。慢品清汤，细享美味。一个家庭的幸福，在于有人洗手做羹，有人懂得欣赏和品味。全家人享受着一汤一饭的幸福，浓浓的深情融汇在清汤之中。

伏天做清汤，关键在于一个“清”字。这个清是清淡、清爽的意思，也可以说跟“浓”是反义词。伏天的清汤，不可太过味重浓稠，否则就失去了清汤的意义。清汤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觉得真的是有呢。清汤类似炎热中的清凉、浮华中的平淡，起到一种荡涤作用，可以让我们享受到苏轼所说的“清欢之味”。苏轼那么爱吃肉的人，把肉菜做到了极致，可他还是说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他说的清欢之味，就是蓼茸蒿笋之类的菜蔬之味。这种菜蔬味道淡，却是至味。

伏天炎热，清汤相伴。至味在人间，清欢永相伴。伏天的清汤有很多，青菜豆腐汤、丝瓜鸡蛋汤，诸如此类，端上餐桌一定会大受欢迎。我做清汤的时候，喜欢放几滴香油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汤的味道，会被香油激发出来，喝起来格外耐品。

伏天莫要太贪凉，清汤有味在伏天。炎热的伏天，用热汤暖肠胃，帮助肠胃恢复功能。而且热汤喝下去，出一身透汗，感觉比吃凉食还舒服。炎热的时候，凉与热的摄取也要达到平衡。平衡不仅仅是饮食之道，更是一种生活智慧。

(作者:保定市满城区居民)

一畦心田

□贾沐心

坐在祖母的菜园里，盛夏的风，裹挟着腐熟秸秆的微酸，混着新绽南瓜花的甜香，带来一丝丝沁入肺腑的微凉，抚平了内心的焦躁。

记忆里，祖母的身后，总有一片葳蕤的绿洲。在乡下居住的年月，那菜园恣意地铺展、蔓延，绿意占据了墙根下的每一寸阴凉，用蓬勃的生命力来展现祖母对它的偏爱。

我曾疑惑地问祖母：“阿婆，你为啥这么喜欢待在菜园里呀？”

祖母平静地回答：“这园子呀，是我的透气口。在这儿，眼前就只剩这些苗苗、果果。它们不跟你争，不跟你吵，不跟你算计。你给口水，它就绿给你看；你施点肥，它就结个果报答你。简单，透亮。人活一辈子，能有个地方，让心像这刚浇过水的苗儿一样，舒舒展展，透透亮亮地喘口气……这就是福气。”

阳光穿过藤叶，斑驳地落在祖母青筋盘绕、布满晒斑的腕骨上，岁月的痕迹无声地诉说着数十年的艰辛。自祖母结婚后，那个有着自己名字、自己喜好的姑娘便悄然隐退了。

那些年，祖母常常天未亮透就得起床。做完一家老小的饭食，还要埋首清洗冷水里浸泡的碗碟和衣服。接着是田间的劳作，日头毒辣地舔舐着脖颈，汗水淌进眼里，又涩又疼，她却只能抬起沾满泥巴的胳膊匆匆一抹。傍晚归家，等待她的不是歇息，而是嗷嗷待哺的婴孩啼哭、圈里牲畜的饥饿嘶鸣……

唯有当祖母转身走进菜园，才真正踏入了属于自己的净土。菜园里，一畦畦蓬勃的绿意和纵横的藤蔓，构筑成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在这里，她不必是那个隐忍周全的媳妇，不必是那个永远操劳的母亲，更不必是邻里眼中那个“命苦”的女人。她只是她自己，一个与泥土、种子、阳光和雨水直接对话的农人。这份歇息，并非慵懒的躺卧，而是劳作本身赋予的奇异安宁。

当祖母蹲在垄间，手指沾满湿润潮湿的泥土，指尖陷入三寸深的潮土里，掌纹间的裂缝竟钻出嫩绿芽尖。那把浸透了岁月包裹的锄头，像一位忠诚的老友，伴随着每一锄落下，泥土翻涌出新鲜而深沉的气息，那是大地最本真的呼吸，将她肺间那些因人情世故而生的浊气一点点置换、涤清。汗水沿着鬓角滑落，砸进脚下的土地，瞬间消失无踪，如同那些无法言说的酸楚与叹息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。

风吹过菜畦，豆角叶沙沙低语，丝瓜藤的卷须在竹架上轻轻摇曳，蝴蝶在茄子紫花上短暂停驻，蜜蜂在黄瓜花间嗡嗡忙碌。祖母突然笑出声——人难道还不如个虫儿通透？这些小生灵从容、专注，自成一方世界，不涉尘嚣。祖母看着它们，心便被熨过一般，那些因过往纠葛而拧紧的心结，在纯粹的绿意与盎然的生机面前，竟也慢慢舒展开来。

晚风拂过园子，篱影长长，温柔地隔开一畦心田。祖母知晓，步入这菜园，便能触到灵魂深处汨汨的泉眼——那生命最初的力量，在寂静中奔涌不息。

(作者:石家庄市高邑县居民)

童年的暑假时光

□张晓楠

暑热蒸腾，我常忆起童年夏日的游戏。那时的夏日，如大块青绿麦芽糖般黏稠而漫长。我们孩子却自有清凉之道。

巷子里，地面被阳光烘烤得发烫，然而两旁高屋夹峙的窄巷却成了天然凉棚。我们便在这阴凉之地画格为城，玩起“跳房子”来。粉笔头画出的格子歪歪斜斜，格子上的数字却清晰可辨。赤足跳跃在地上，脚心初触那凉意，便如吃冰棍一般爽快；然而跳得几个来回之后，凉意渐渐被足底热力烘散，倒像是踩在温热的灶台上，微汗沁出脚心，却依旧乐此不疲。

我们男孩子则更爱玩弹珠。玻璃弹珠里色彩斑斓的花纹，像是被囚禁在里面的小片彩虹。在树影斑驳的泥地上挖一个小坑，大家便趴下身子，屏息凝神，瞄准那坑发射自己的弹珠。弹珠相碰，清脆作响，胜者得意洋洋，输者懊恼叹气。弹珠在泥地上滚动，沾了灰，便黯淡了，可被主人拾起擦亮，又焕发出奇异的光彩来。

但最难忘的，还是抓知了。蝉鸣聒噪，如无尽奔涌的溪水。阿荣是我们当中的捕蝉高手，他身子灵活，手脚并用，像只猴子一般，轻易便能攀上树去。他一手攀

住树枝，另一手擎着缠满蛛网的长竹竿，小心翼翼地向着蝉逼近。我们在树下仰头望着，屏息不敢出声，只觉那蛛网轻轻一粘，知了便着了魔般被粘住了翅膀。阿荣下树时裤管被树枝勾破了，却毫不在意，脸上堆满了得意，我们纷纷围上去。

有时我们也玩捉迷藏。堆积的杂物、墙角旮旯、门后暗处……都是绝好的藏身之所。躲藏的人屏气凝神，寻找的人蹑手蹑脚，探察着每一处可疑的角落。那被寻见的一刻，惊叫声与笑声同时炸响开来。大人们此时也不恼，只摇着扇子，微笑着看我们嬉闹，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彩，仿佛他们自己也被拉回那久远的童年。

暑假将尽之时，游戏便也渐渐少了。某天黄昏，我蹲在井台边看蚂蚁搬家，忽闻身后母亲唤我收拾书包。我怔然抬起头来，才发觉蝉声不知何时竟已稀疏，风从巷子穿过时，也悄悄裹挟了初秋的微凉。方才惊觉，夏天原来已像一只被惊飞的蝉，轻轻振翅，从喧闹的叶影里飞远了。

那些游戏随光阴流散，如蝉蜕遗留于树上，可那夏日之荫却在我心中永恒盘踞。

(作者:秦皇岛市海港区居民)

记录城市生活，品味人间真情，欢迎本地作者投稿，并注明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，来稿请发送至邮箱：yzwbcsbj@126.com。